



生活随笔

傍花有味

文/隋言

我的故乡,没有河流,没有山丘,一马平川。

出门在外,倘若遇到小河,定会驻足,看个够再走。水静静地流淌,河里的水草倒向一侧,岸边稀疏的青柳,开着黄花的蒲公英……这样诗意的画面,像是在召唤,揭开封存的过往。

暮春时节,小孩子满山乱跑。粉色的刺儿菜花,有白有黄的苦麻菜花,娇黄的婆婆丁花,粉白相间的喇叭花,都是我们的最爱。掐上一把,握在手中,喜洋洋地带回家,灌一玻璃瓶子清水,插里面,放在八仙桌上,能活上十多天。萎蔫了,变成枯枝,不舍地扔掉,心里会难过一两天。角瓜花、倭瓜花、豆角花,又何尝不爱?清风明月的夜晚,把蛐蛐笼子挂在檐下,顺着入口,塞入一瓣角瓜花,瞧着蛐蛐香甜地吃着,听它唱歌,何尝不快乐?我从不敢触碰豆角花,尤其猪耳朵豆角花,相当漂亮。母亲说,花碰掉了,就不结豆角了,就没菜可吃了。母亲的警告,使我们不敢靠近。

随着年龄增长,加之工作繁忙,山野气息接触少了,野花就难觅其踪。每每乘车路过野地或者路边,看到一株小花摇曳,依然有心动的感觉。有时,免不得下车,摘上一朵闻闻,就像甄别一次时光的标记。从此,养花便成了生活的一部分,是衬景,更是生活的肌理。

养花,能赏心悦目、提振精神。这些观点,不少人认同。而我觉得不只这些好处,养花能涵养人的性格,人的性情能与花同频共振。我养花有十几年了,菊花、天竺葵、月季、长寿花、文竹、富贵竹、吊兰等等,都养过。回到家,进门第一眼看到盛开的鲜花,是件乐事。花有性格,呼吸之间极似于人。有的,需要精心呵护;有的,可以放任不管,任其生长。家里有一盆水培富贵竹,算起来有16年了,一直活得很好。葱郁墨绿的叶子,挺直带结的枝干,就是它最美丽的外部特征。这一丛富贵竹,活得通透简单,不复杂,几乎没有索取。几杯凉了的开水,别让寒气冻着,它就心满意足了,然后展示美好、供你欣赏。这简单无求的品性,反而为它赢得了生命机缘,存活十几年了。

假若有人问我最喜欢哪种花卉,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“兰花”。它没有醒目的艳态,花朵娇小,质朴静美、淡雅高洁,符合国人审美标准。“气若兰兮长不改,心若兰兮终不移”,可能是对兰花最好的赞誉了。室内放一盆兰花,你会感到别样的气息;即使不开花,也足以品赏。然而,兰花很娇气,水、肥、土、光、风五大要素,哪个都忽视不得。比如盆土要疏松透气、排水性好,土壤需要专门配方,有比例要求;松树皮、腐叶土、花生壳、小石子等等,都是常见的材料。还有严格的水分要求,浇水过勤烂根;时间长了不浇水,根细胞就会枯萎,很难救活。几乎天天需要关爱,精准掌控,倾力呵护。尽管过程繁复,但我仍愿意在慢时光中分解消耗自己,只傍花草,彼此取暖。

都市心情

雨水的归处

文/李 晓

秋日,我住在山间一家民宿,整座大山的树都对我欢喜地吐纳,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太富有了。有天下午,我躺在椅子上吹着清凉山风,看见雨幕从山那边疾疾而来,顷刻间,大山笼罩在雨声中。

民宿是董大叔的儿子开的,刚才还在墙边打盹的大叔猛地惊醒过来,他伸出舌头去舔那雨水,尔后咂巴着吞下,面露喜悦表情。

见我有些疑惑地望着他,董大叔对我说起了40多年前那场大旱。他回忆说,那年土地干得到处都是裂口,如一张张渴望饮水的大嘴。有天乌云翻滚,早些时候,一场大雨来了。站在雨中的人,呆呆地享受着一场大雨的淋浴,等雨停了,人们恍若从梦里醒来,才想起应该把家里的锅碗瓢盆用来接这天赐的雨水,后悔不迭。那以后,每逢下大雨,人们都要在屋檐下用木桶接住雨水。

淅淅沥沥的雨水中,我的老乡刘大哥,扛着锄头去屋后掏沟,他要把雨水引进池塘里去。刘大哥对我说,“得把雨水收集好,种庄稼没有雨水,苗子会渴死的。”

这些年来,我见过一些收集雨水的人,他们让我想起了一部小说。那是一部温暖和悲伤都同时浸透了肺腑的小说,每一个映入双目的字都是一滴从天而降的雨水,它是英国作家朱莉娅·斯图亚特的《伦敦塔集雨人》。在小说中,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儿子为英国女王守护着伦敦塔,伴随他们的,还有一只180岁的乌龟,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平静幸福。可有一天,他们的儿子突然离世,男人竟没有一滴眼泪,深深的痛苦如海潮,吞没了面部的悲伤,以至失去了语言,哪怕坐在亲人的面前,刻骨的悲伤也依旧笼罩着孤独的他。沉默的男人,开始拿着积雨器收集雨水,向伦敦塔里的动物默默倾诉。直到有一天,男人把收集的雨水,送到了失物招领处,让雨水去寻找它们的归宿。

我常冥想着一滴雨水的旅程,它从地上到天上,从飘忽的尘埃到滚滚的云。当我乘飞机在空中望着一团一团的云,我知道,那里是浩大的雨水,当它们降落为雨,扑向山川大地时,每一滴雨水,都落到了大地的心窝窝,那里

就是它们最后的家吗?其实收集雨水的容器,在苍穹之间。因为大地山川上的水,也不停地在蒸腾和降落之间来回循环着。这样来说,雨水的一生,奔波忙碌就是它的宿命。

乡下还有我认识的一个人,他就是王老大。那时我才七八岁,一到下雨天,王老大就把水桶、盆子、钵子端到屋檐下,接从瓦檐上滴落下来的雨水。我就不明白,有时山洪也会咆哮,况且又不是雨水贵如油的季节,王老大干吗非要去接雨水呢?有一次,天上乌云压来,起大风了,雷声中,我看见王老大跌跌撞撞往家中老屋跑,跑去把木桶、水盆放到屋檐下,准备接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雨。在我40岁那年,王老大病重了,住进了城里医院。我提着水果去看望他,他已很虚弱,吃了几口苹果就吐了出来。我终于忍不住问起他:“王叔,在我小时候,你为啥要去接那些雨水啊?”眼前这个瘦骨嶙峋的男人抽抽鼻子,哭了。王叔说,“我一辈子就一个人过,天晴的日子总担心干旱时没了水,看见屋里有水,心里就不那么慌了。”我看见王叔床前,只有一个人守护着他。那人是王叔的堂弟,一双小眼睛总睁不大,佝偻着腰跟我结结巴巴地说话,对每一个医生都轻声相求,救救他的堂哥。我猛然明白了,王叔是担心老无所依,只要家里有几桶水,他便会觉得心里踏实一些。

在城里的雨天,50多岁的老韩也是这样。他用一个玻璃瓶子,拿到屋檐角、大树下去接雨水。老韩把这些雨水拿去浇阳台上的花草,或者放在案前,默默凝望。有一天老韩告诉我说,“刚从天上落下来的雨水,带着云的气息。”老韩的话,让我的心一热。从雨水里,能嗅到云的气息,这需要一个人对雨水饱含多深的感情啊。

下雨的时候,我听着雨声,它落下来,成为大地江河血脉里的一部分,也落在人心里,成为滋润心灵的一部分。我眼前浮现出那些收集雨水的人,他们的身影,在雨幕中晃动,成为人世间苍茫命运里的一滴水。

我想说,这些收集雨水的人,是让雨水有一个好归处,最终回到大地的怀抱里。